



著名作家于雷继《属羊女》《属龙女》之后
倾力推出「关东女三部曲」之终极篇——《属蛇女》

于
雷

著

关东女三部曲 第三部

属蛇女



关东女三部曲 第三部



属蛇女



于雷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属蛇女/于雷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7. 2

ISBN 978 - 7 - 5087 - 1670 - 1

I. 属… II. 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2931 号

书 名: 属蛇女

著 者: 于雷

责任编辑: 魏光洁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66051698 电 传: (010)66051713

邮购部: (010)66060275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40mm × 203mm 1/32

印 张: 22. 125

字 数: 57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册

定 价: 38. 00 元

(凡中国社会出版社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爹十三妈十四，哥哥十五我十六。爹十三妈十四，哥哥十五我十六……”

傻子豆根儿每天都早早起来，大喊着他自己的歌谣。傻子豆根儿沿着叫叫河岸喊，粗憨的声音像报晓的鸡，穿透太平川上空那层刚聚起的薄薄炊烟，直朝远空散去。这时候，日头爷儿还没出来，东方黑糊糊的山和灰蒙蒙的天被一条像炊烟一样颜色的白亮亮的线带分割开来，把地割在阴间，天却透出了阳气。

豆根儿的喊声把太平川河北的农家人早早唤起，女人们一起来，就把尿罐拎进茅楼^①里，再进屋点着炊火，才见男人提着裤子走出屋。男人顺手从柴堆里撮一节秫秸，便匆匆向茅楼奔去。蹲在茅楼里的男人咧着嘴用前牙把秫秸嗑开个口子，然后用手一掰，就劈成了两条格档儿帮^②。男人望着自己的杰作，心满意足，因为今儿个这格档儿帮掰得十分匀称，揩腚^③时肯定比夜儿个^④的好使。男人想完了，放松了精神，这才听到豆根儿的喊叫声。

女人对豆根儿的喊声早已司空见惯，此时女人正全心地关注着自己的男人，女人听到了她男人的动静，随口骂道：“真是的，风在雨头喽，屁在屎头喽，跟傻子一样，天天……”

“爹十三妈十四，哥哥十五我十六。爹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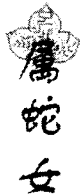
豆根儿喊最后一声的时候，麦四粘糊家的那只“九斤

① 茅楼：厕所。

② 格档儿帮：破成两瓣的秫秸（北方人用来揩腚，即擦屁股）。

③ 揩腚：揩屁股。

④ 夜儿个：昨天。



黄”^①开始再一次报晓，接着，太平川村的上空便被鸡鸣声统占了。傻子豆根儿自知唱不过鸡，也就蔫儿巴登地把双手插进袖子里，静悄悄地朝自家老房子走去。这时候，太平川才开始苏醒。麻雀从各家屋檐下的鸟巢里飞出来，聚落在村中间的五棵大榆树上，先是撒开翅膀，用嘴去啄翼下的羽毛，然后就从这条枝上跳跃到另一条枝头上，边跳动边唧唧喳喳地聒噪，像是对着即将出生的太阳欢唱情歌。

太平川镶在关东那块大平原上，据说这块大平原是松花江打滚打了上千年上万年才滚出来的。大平原好像无边无际，站在太平川村朝四面望，望着望着地和天就连在一起了，只不过平平的大地是墨绿色的，天却湛蓝。在这里近处见不到山，但是，仔细朝南和朝东望去，也能影影绰绰地看见远处的山体。南面有座孤山，叫亮甲山。传说宋朝爱国将领岳飞率子岳云击败金兀术后，在这座孤山上晒过盔甲。也不知岳飞是不是真来过这里，反正说如今还有盔甲印迹，但太平川村没人见到过，只知道亮甲山北面有座太平川于府的陵园。大平原东面是连成片的长白群山，说那是北方的父亲山，就是从那里流淌出来离太平川不算太远的母亲河——松花江。因为亮甲孤山和长白群山离太平川太遥远的缘故，望去也和天一个颜色，只不过那些蓝蓝的山体比天色重了些。穹隆的天体把四边垂下来，大平原被扣在琉璃剔透的碗状天际之中，被扣着的平平坦坦的大地横竖交错着一块块农田，一条条河谷，一个个村庄。这些农田、河谷和村庄，一年四季变幻着颜色，有时艳，有时淡，像一块着意编织的锦绣，色彩斑斓，变化万千。

太平川村不大，有一条河从村中间流过，河上有座木桥，桥把太平川村河南河北连接起来。河叫“叫叫河”，因为一到夏季雨水多的时候，河水会发出叫叫^②一样的声响。叫叫河很怪，水向西流，流过村子又朝北拐，拐进一个叫拉林河的大河里，再随着大河水注入松花江。

① 九斤黄：对金黄色大公鸡的俗称。

② 叫叫：用树及植物叶子或柳枝皮管制成的能吹响的哨。

原先的太平川村河南河北都是成片的青砖瓦房，河北住着清一色的麦姓人家；河南却只有一座大宅院，那就是当时远近闻名的豆王府——于府。

可如今，河北的青瓦房虽然依存，但中间却掺杂了一些泥草屋，当然，那里再也不是麦氏人一统天下了，也掺进了不少外姓人家；河南，已经没有了成片的房屋，只有几株大榆树裹着一口古井和一朵古宅，古宅人称老房子，那就是傻子豆根儿的家。原来的于府大宅院不见了，院基处是一大片废墟，废墟里到处是破碎的瓦砾，瓦砾间生长着一些清瘦的蒿草，草在风里摇晃，把老房子晃得孤寂清冷，让初到这里的人看了，会产生无限的遐想，会以为这里曾是一座古城。

太平川村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变呢？这得从太平川这个名字的来历上说起。据古城县档案馆保存的一本《于府纪事》上记载：太平川村原来不叫太平川，有个旗人的地名，叫大干洲。传说旗人先民在这里生存的时候，见这里年年风调雨顺，无灾无害，就起了这个名字，寓意为“福地”。还立了一块石碑，刻上“大干洲”三个字，竖在了叫叫河边。不知到了哪年哪月，由于族间部落征战，大干洲这地方开始衰落，族人头领决定烧掉所有的地窖子^①，把部落迁移到一个叫乌拉街的地方。有个叫麦八病的旗人舍不得离开大干洲，他就在迁徙的途中，领着妻子偷偷地跑了回来，把烧落架的地窖子又搭好了，靠着这里的一大片熟地，背着族人在这里过起日子来。可以说这个麦八病就是现在麦氏族人的老祖宗。

传说到了乾隆六十年间，地里的包米刚刚抽穗儿，麦八病的地窖子前突然闯来一对儿男女，还拖带了一帮孩子。那男的放下包袱便操着山东口音大嚷：“哈哈，可他娘的找到了，真是神仙指点，蛇仙引路啊。”

麦八病一家人见自己独占的领地闯来了不速之客，便警惕地上前询问。

^① 地窖子：古时，东北人居住的半埋在坡旁地下的房屋。解放前后，林区也有居住这种房屋的。

原来，闯来的男人叫于双喜，山东登州人。这年，山东大旱，于双喜夫妻就拖儿带女来闯关东。于双喜听说松花江东岸川平土肥，到那里去垦荒能有生存之路，他就领着一家人闯过江，顺着一条官道，直朝北走。谁知，他们迷了路，闯进一片草海里，眼前是绿野辽阔的大草原，无边无际，神奇莫测。一家人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就在忧心如焚的时候，突然，不知从哪儿飘来一位白发苍髯的老道长。于双喜见老道长慈眉善目，知道遇到了神仙，赶忙跪到地上拱手说道：“前途茫茫，举目无亲，哪儿能找到落脚之地，求老神仙指点。”老道长捋一下银须，指着北面说：“唯有‘牛上房，车上树’的地方最好。你去找吧，蛇引福地，你于家会有双百年之贵。不过，那个地方叫大干洲，对你于氏不算吉利，鱼在干洲里会涸死。你到那里后必须把那地方的名字改了，方可逢凶化吉。”于双喜又忙叩头问道：“咋个改法，请神仙赐教。”老道长背过身，思虑片刻，回身扶起于双喜说道：“虽是天机，泄亦无妨。你把那地方的名字去三点儿挪三点儿就行了。”说完，便飘然而去，于双喜又扑通一下跪到地上，朝老道长去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

于双喜有了奔头，领着一家人顺着老道长指的方向，朝大草甸子里走去。走了几天几夜，也没见到一户人家。这天，孩子大人都走累了，刚想坐下来歇歇脚，突然一条大蛇把孩子们吓炸了营。只见那条长蛇盘在草窝里，把个扁圆的头抬有一尺多高，两颗豆一样的亮眼睛盯着于双喜，喷吐着鲜红的舌芯，好像有什么话要对于双喜说。“蛇引福地，莫非这是……”于双喜想起了老道长的话，忙把吓破了胆的孩子推给他媳妇，自己凑上前去看那条大蛇。他见蛇身子有一处在往外渗血，一根细钉子一样的木针扎在蛇身上。蛇见于双喜走过来，便把抬着的头点了三下，然后，又用豆一样的亮眼睛可怜巴巴地盯着他。“莫非这伤蛇让我帮它？”于双喜想起了家乡吕剧《白蛇传》的故事，许仙救了白蛇和青蛇，白蛇变成美女以身相许来报答许仙。他立即拿定了主意，决定把那木针从蛇的伤体上拔出来。当然，于双喜怕蛇咬他，为了防备万一，

他折了一个带叉巴拉儿^①的木棍，用木丫先叉住了蛇的头。真怪，那蛇一动不动。于双喜快速地拔出了木针，又快速地跳到了小道上。再回头看那蛇，蛇从道旁衔起一株草，回转头把草敷到自己的伤口上。说也怪，伤口立即停止了出血。于双喜真的惊呆了，蛇在那儿盘着，他在对面站着，四只眼睛对到了一块儿。于双喜好像觉得那蛇正拿感激的眼神儿看他。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蛇慢慢地蠕动起长长的身子，朝北面的草丛里爬去。于双喜赶忙招呼老婆、孩子，一家人尾随着蛇，也朝北面追去。追着追着，蛇领他们出了草海，眼前出现了一条毛毛小道。说也奇怪，那大蛇突然停在了小道上，抬起扁圆的头，又用豆一样的亮眼睛盯住于双喜。于双喜猛然醒悟了，蛇是在指点他们沿着这条毛毛小道去找“牛上房，车上树”的福地。他欣喜若狂，回身去招呼落在后面的老婆和孩子，等一家人聚到小道上的时候，那条大蛇却无影无踪了。于双喜领着一家人顺着小道高兴地朝北走，走了好几个时辰，终于走到了“牛上房，车上树”的地方，来到了麦八病的地窖子前。

麦八病一家人听说他们这疙瘩就是“牛上房，车上树”的地方，一时还扒不开麻^②，大眼瞪小眼地闷在葫芦里。

原来关东人祖先住的地方叫地穴，依坡垒土造个地穴，门像天窗开在屋顶上，像有天井的坟。后来，逐渐演变成地窖子。地窖子就如西北的窑洞，但绝没有窑洞那么宽敞。地窖子也是依坡造房，也同坟一样，只不过天窗一样的房门改在了向阳面，可以直接走出屋，不像祖先那样要靠梯子。

麦八病住的地窖子，就在一个土坡旁，房顶的土坡上长满了青草，一头牛正在那里吃草。于双喜指着牛对麦八病说：“那不是牛上房吗？再看你家门前的树上挂着什么？”麦八病一看，树上挂着他家哄小孩子用的悠车^③，这才明白“车上树”了。于双喜对麦八病说：“俺还知道这个地方叫大干洲，

① 叉巴拉儿：树或植物分枝形成的“丫”形体。

② 扒不开麻：理不清头绪。

③ 悠车：摇车，北方人把摇车用绳吊在屋梁上，悠动着哄孩子入睡。

这就是俺要找的地方，老哥儿，俺想住下来，你看中不中？”麦八病不知道怎么回答，心里寻思，他怎么知道这里叫大干洲呢？多少年了，这个名字连他自己都几乎忘掉了。莫非真有神仙指点？要真是这样，如不同意，就违背了神意。麦八病又拿眼看了看那帮孩子，有男有女，几乎和自己的孩子般搭般儿^①大小。突然，他眼睛一亮，心想，这不是给我送来的儿媳、女婿吗？麦八病马上高兴起来，转身抓住了于双喜的手说道：“行啊，不差啥，你们就住下来，这也是天意呀。”就这样，于双喜一家住了下来。从此，这里充满了欢乐。麦八病和于双喜结为干兄弟，两家人亲如一家。

于双喜没有动河北麦八病家的那大片熟地。他带着一家人开垦了叫叫河南。麦家的田里种着麦子、谷子、高粱和玉米，于双喜开垦的土地不仅种这些糊口的庄稼，还种大豆。他在山东时，就知道关东黑土地上种出的大豆值钱，他曾梦想，自己如果能闯关东就开田种这种值钱的庄稼。如今，愿望实现了，他就到处淘登种子，把河南新开垦的土地都撒上了豆种。他种的黄豆一年比一年多，黄豆真的变成了金豆，于双喜把黄澄澄的金豆拉到离太平川二十里的古城镇，换回来不少金子和银子。

于双喜也没在河北造房，他用山东老家盖房子的方式，在河南盖起了三间大草房，还在草房的東西两屋搭上了地龙^②。麦八病一看于双喜盖的房子既宽大又明亮，比自家坟一样的地窖子强得多，就求于双喜帮忙，在河北也架起了一栋房子。等到于双喜的第六个儿子出生时，于麦两家也渐渐富裕起来了。草房换成了青砖瓦房。两家的大孩子都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一天，麦八病找于双喜说：“孩子都大了，咱俩家轧亲^③吧。”于双喜一听，马上应道：“中中中，这也是天意，从此后，咱于麦两家结亲，男不外娶，女不外嫁。”于是，于麦两家换亲规

① 般搭般儿：一个挨一个。

② 地龙：火炕。

③ 轧亲：轧(gā)，搭亲，结亲家。

约由此开始了，两家的大孩子先后都成了亲，孩子又有了孩子，河北河南的房子逐渐多起来。

于双喜主张打一口井，不再喝一到夏季就浆咕咚^①的叫叫河水。可是，两家人合力打了两个秋夏，也没挖出水来。麦八病早就心灰意冷了。于双喜没有泄劲儿，他决心找到水源。这天，他顺着房西往土道上走，想过河再去找麦八病。刚到道旁就听身边草丛里有什么东西在“吱溜溜，吱溜溜”地蹿动，于双喜吓了一跳，马上停住了脚。他见到一条大蛇，那蛇头抬有一尺多高，正面对着于双喜。于双喜心里咯噔一下，这蛇怎么像那年引路的那条伤蛇呢？他心里直画魂儿^②。突然，蛇昂着头慢慢地朝路旁爬去。于双喜魂不附体地跟着蛇走，蛇一直爬到道边，然后便在一片蓼吊稞子^③里不停地盘旋。蓼吊稞子被旋倒，一层粉色小花落在了倒下的枝叶上。蛇蠕动了一阵子，就把蛇身盘卷起来，卧在自己旋出来的草窝子里。于双喜一看，这回蛇盘成的不是花卷状，盘成的形状怎么看怎么像井口。于双喜一拍大腿叫了声娘，马上意识到：这神蛇在给他指水源，于双喜乐得作揖磕头。

不是神话，一眼甘甜的水井真的在蛇卧过的地方挖了出来。于双喜对麦八病说：“真是神蛇，打今儿个起，俺要供‘蛇仙’。”

有井了，两家人又在叫叫河上架座木桥，有了桥，河北麦家人吃井水也方便了许多。这井水不但清凉可口，井底四边还常年挂着雪白雪白的冰。一到暑天，男人们就用冰穿子穿冰，把冰捞上来，一瓢一瓢地端进家中，给家人避暑解凉。可是，这口井也生祸事。井打成的第二年，麦家的三儿媳妇，也是于双喜的三女儿，挨了丈夫一顿打，心里一熬糟^④，便一头扎进井里，于麦两家这下毛丫子^⑤了。谁知余恐未消，第二年又出

① 浆咕咚：混浊不清。也用来形容头脑不清醒。

② 画魂儿：犯疑。

③ 蓼吊稞子：中草药名，开小粉花。

④ 熬糟：委屈。

⑤ 毛丫子：慌了手脚。

了事。到天上流火的时节，孩子们聚到一块儿，学大人的样子，跑到井沿上往井里扔冰穿子。把穿落到井里的冰块儿用筐打捞上来，就抢着先往自己嘴里塞，一边嘎巴嘎巴地嚼，一边忘情地欢唱：

大冰块儿赛冰糖，
嘎巴嘎巴真解凉。
捞一块儿自个尝，
再打一瓢给爹娘。

孩子们你争我抢，忘了哪是天哪是地了，于双喜一个还穿开裆裤的孙子，扑通一声被挤掉进井中。等喊来大人，把孩子捞上来，孩子已经不省人事了。

两场祸事让于麦两家人胆战心惊，尤其是于双喜，他想起了老道长嘱咐他的话，说让他到这儿后，把这儿的名字改一改。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不知道怎么改，大千洲三个字怎么写他也不清楚。他想到二十华里外的古城镇去请先生，又怕泄漏天机，对自家不吉利。于双喜整日满腹心事，只好天天到堂屋正中自立的“蛇仙”牌前，烧香磕头，求蛇仙保佑平安。改地名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他想来想去，决定把二孙子于凌科送古城镇上去念私塾。他又找麦八病商量说：“老大傻，老二尖，又懒又馋是老三。”他提议让麦八病的二孙子麦二柞也去读书。麦二柞生下来时只有两柞长，故得此名。麦八病对于双喜早就言听计从了，他认定于双喜有神附体，是个非凡的人物。于是两家的老二进了古城。后来他俩真把书念成了，嘉庆年间，于凌科和麦二柞赴京赶考，于凌科一举中了进士，随后便留在京城做了官，先是工部主事，又做侍读学士、礼部侍郎。于双喜见孙子有了出息，就把心事告诉了于凌科。于凌科没说能不能把大千洲去三点儿挪三点儿，怎么改新名，只是瞅着爷爷笑。于凌科深知爷爷的心事，于双喜快到八十岁那年，他便在叫叫河南大兴土木。当时五代同堂的于家已有六股支脉，于凌科就以此修建了一座中国北方农村少有的大庄园。这

就是后来在关东扬名很远的豆王府——于府。

于府建成挂匾那日，于凌科选在爷爷八十大寿生日那天。于凌科从几百里外的吉林乌拉请来了知府，从六七十里外的大榆城请来了知县，还请来了古城镇上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附近村屯的一些爱凑热闹的人也都聚来，包括麦八病一家人，全挤在于府高大的门楼前，面对这座壮观的宅所指指点点，评头论足。

于凌科把这座庄园造得雄伟显赫，气势森严。整个于府面朝南，清一色的青砖青瓦。青色建筑群四面是厚厚的大围墙，围墙东西宽220米，南北长360米。墙四面设有角楼，角楼屋檐边上蹲一溜奇形怪状的石兽。

三间五檩悬山式正门坐北朝南，正门两侧坐着大大的雌雄石狮，正门台基下安放着下马石。红色的两扇大门中间镶着状似麒麟一样的怪兽，怪兽鼻孔穿着两个青铁门环。据说这怪兽叫“獬”，是天界里的一个神兽，它贪得无厌，连“八仙”的宝贝都想窃为己有，还想吃掉太阳。不知是哪朝皇帝曾指着獬教诲百官，让百官引以为戒，不可贪多自废，贪饵丧生。于是，在朝的官宦人家就把獬绘在家中显眼的地方，说是作为家训，实际谁都知道，这是做给外人看的。于凌科为什么把獬铸成铁的镶在大门上，《于府纪事》里没有记载，倒记载着于府的家风倡导勤劳，倡导读书，把于双喜早起耕作、于凌科挑灯夜读作为楷模。《于府纪事》上还记载：自于凌科之后的几代子孙，于府一门共出“爷孙七进士，叔侄三翰林”，说这些人没一个贪官，不知道是不是和这镶獬的门风有关。

镶獬的大门很少敞开，于府的家人平常出入都走正门两侧的腋门。进入腋门，就是耳房，耳房里的门卫贼一样的眼睛会盯得外来人骨酥肉麻。如果从正门进入于府，一进大门，是迎面而立的照壁，粉白色的照壁挡住了里面的世界，照壁上雕着祥云群鹤。绕过照壁，是一处宽敞的堂院，堂院的地面铺有青色方砖，中间有石铺的甬道。甬道两旁是青砖花墙，矮墙内的庭院里竖着一排拴马桩。庭院一直伸展到东西廊房屋檐下，屋檐下有一排漆红的门。这是下人的住处，也是外来人的客房。

再沿着甬道往里走，就到了二门。拱形的门两侧有实墙，高高的实墙把里外隔了开来。二门平时敞开着，每天夜间到二更时才插上门栓。进入二门也有一条长长的石铺中道，道东西两侧的砖墙上砌有六座一模一样的青色门楼，这里就是于府的内宅了。于双喜共有六个儿子，于凌科就设计了六处内宅，六处内宅都是四合大院，院内都有五间正房和东西厢房及配房、耳房，这些房子把四合大院组成了一个又一个和谐统一的小庄园。六个四合大院有矮墙相隔，分成了六个独立的世界。

沿着于府中轴甬道直往北走，登上十八阶汉白玉台阶，又看到一道悬山式院门，这道门和两侧的腋门也漆着红色。打开红色大门就看见于双喜的里宅了。里宅也是四合大院，它坐落在于府的正北，五间正房气势宏大，统领着东西三层套房。里宅比六院高出许多，站在宽敞的庭院内，可以瞰视到整个于府的建筑群。据说，于双喜搬进这座院子后，每天都在庭院中站一个时辰，凝视着他眼下的于府。后来几代，这后宅大院里都住着当家人，于府称之为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在这里引导着于府的兴衰和存亡。

关于于府，还有一处得特殊交代。于府四周从不栽树，和这地方好像不太入俗。一般这里的庄户人家，都是门前有柳，屋后有杨，说财从北面扬进，还能从南面流入。于双喜不栽杨也不插柳，他派人在叫叫河套上选了一株大榆树，移栽到里宅他住的正房后面。他在树下垒个青砖小屋，里面立个木牌，上面画着蛇形。摆上香炉碗子^①，还没忘放一棵能止血的那种蛇草，就算供“蛇仙”了。后来，有辆拉柴车从上百里外的山里真裹回一条蛇来，于双喜喜出望外，马上让人把这条蛇请进了“蛇府”中。

于凌科和知府请爷爷于双喜和姥爷麦八病去揭匾牌，于双喜面无喜色，嘴里嘀咕说：“什么扁呀圆儿，俺就要那三点儿。”

知府不解其意，直看于凌科，于凌科捋着胡须一笑说：

^① 香炉碗子：香炉。

“哈哈……爷爷，你一揭匾，那三点儿就出来了。”

于双喜半信半疑地来到了正门前。门前车水马龙，人山人海，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正门两侧的大门柱上挂着两块高大的牌子，正门梁上悬一块横匾，牌子和横匾被红绸布蒙着。于双喜被人推到牌子前，让人指挥着拉下了红绸布，只见一溜大红字出现在漆黑的匾牌上，左右牌上写道：

天造神工昔日大千洲
人勤马快如今太平川

横匾上写着“于府”两个大金字。

于双喜不识字，不知道孙子给屯子起个什么新名字，见人多又不好问，只拿眼睛瞅着于凌科。于凌科捋一下胡须，哈哈大笑一阵，然后指着一块下马石对于双喜说：

“爷爷，你看这块石头，就是叫叫河边立的那块，这上面不写着‘大千洲’三个字吗？这就是原来这里的名字。你再看那个‘洲’字，不有六个点吗，去掉三个点儿，再把另三个点儿挪到‘大’字和‘干’字上，这三个字就变成太平川了。爷爷，川里有水能养鱼呀，看如今大千洲的石头当了下马石，新的太平川立起个大庄园。”

于凌科对于双喜说完，转身面向人群大声说：“从今以后，这个地方的名字，就叫太——平——川！”

太平川村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自此，于家一年比一年富，靠着几代人在朝廷上下做官，靠着太平川这块风调雨顺的宝地，于家置了几千亩良田，而且种大豆种出了名，外人称于府为“豆王府”。于府从不分家，一代代在这座庄园里繁衍生息。于麦两家的换亲的规矩也一直在延续着。

太平川河南有了于府大庄园，河北的房子也逐年多了起来，麦氏家族一年比一年兴盛。麦氏的兴盛并没有靠和于凌科一块儿去读书的麦二柞，而是靠河北大片肥沃的土地，靠麦氏一代一代人的勤劳，麦氏才有了兴旺发达。麦二柞没有考上进



士，但他再也没回太平川来，他留在古城镇当了秀才，他和于双喜的一个孙女成了亲，就在古城镇办起了私塾。可以说，现在古城镇那一支支麦姓人家，就是麦二拈繁衍出来的，麦二拈成了古城镇上麦姓人的先人。

太平川河北有位老老先生叫麦化儒，据说他就是麦八病的正宗后代孙，他经常对村上人讲古，讲于麦两家的兴衰史。老老先生说，他听他爹说，他爹听他爷说，他爷听他太爷说，也就是到了老老先生太爷那辈儿，麦家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古城镇麦二拈那一族，家家也有高庭门院，在镇上很有威望。太平川麦氏家兴人旺。说过年时，仅大块儿糖就得做出几百斤。自家的碾房、磨房、油房、粉房、豆腐房……都应有尽有。过年贴的“牛马满棚”“猪羊满圈”“鸡鸭满架”“粮食满囤”，那都是石打石砸的。那时候，老老先生的太太爷当大当家的，他出门牵个大马猴，那马猴差丁点儿就赶上大人高，也是站着走路，用手抓着吃东西。说那只猴子给太爷管马管得十分地道，只要一听到太太爷的马蹄声，马猴就会在门口迎候。太太爷一下马，马猴就把马缰绳接过来，然后牵着马把马拴到马槽上，再看着马吃草料，饮清水。那马如果不好好用餐，马猴就瞪眼龇牙，嘴里发出“噢噢”的呼叫声，马习惯了，一听它叫，就乖乖地把嘴插到马槽里，直到吃饱为止。马猴成为麦家的一个成员，麦家上下老小都很喜欢这个不会说话的劳金^①。

老老先生说，马猴死得也很悲壮。说太太爷的一个孙女长得天仙似的，马猴一见到她，就围着她转悠。那女孩子以为马猴跟她好，也常拿一些好吃的喂马猴。一天，那女孩儿穿件大红旗袍，一出门，马猴就“噢噢”地叫，从马棚里蹿到院子里，再从院里蹿进马棚中，疯了一样翻身打滚地折腾，逗得一帮女孩子哈哈地笑。那女孩子刚14岁，正是闭月羞花的年龄，她见马猴如此好玩，就张开双臂，招呼马猴到她身边来。谁知那猴子一下子就扑到她怀里，长臂紧紧地抱住女孩儿的腰，在女孩儿的怀前抽搐起来。随后就听马猴一声低吟，长呼一口

^① 劳金：雇工，佣人。

气，便瘫倒在地上，眼盯着女孩儿，眼角还流出了泪。那女孩儿只觉得自己下身让马猴蹭得有些发痒，低头一看，腹下光滑的绸缎旗袍上有一滩黏糊糊的东西正往下流淌。大人们惊慌地跑出来，问明了情况，便不停嘴儿地骂起马猴来。马猴躲进马圈里，无论谁骂它都不动地方。太太爷听说了这事儿，就把马猴拴在马桩上，恶恶实实^①地抽了一顿鞭子。自此以后，马猴一见那女孩儿，再不敢乱骚动了，只是远远地盯望着，眼神里充满了无限的爱慕与欲望。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年那女孩儿得了天花，不几天就死了。死时正是个冬天，按这里的风俗，姑娘身死的，不能安葬，不能造坟，得等到来年开春后，把棺和尸一块儿烧掉，女孩儿才算升入天界。女孩儿死了，太太爷给她做了一口棺，把棺放到泥鳅泡东自家祖坟圈子的树趟子^②外，等待春风春雨来时再烧掉。然而，让谁也没想到，女孩儿死的第二天早晨，马猴不见了，太太爷急得派人到处找，找遍了所有的地方，问遍了所有的人，也没见马猴的踪影。后来，有人路过泥鳅泡，才发现马猴饿死在那女孩儿的棺头前。太太爷万分感动，也给马猴做了一口棺，破例地没有火化那女孩儿，而是把她和马猴安葬在一起，说让马猴到阴间和他孙女去做夫妻吧。

也是在这年，腊月二十三小年刚过，麦家的女人们忙着蒸馒头、包豆馅包、捏饺子。麦家有规矩，头一锅馒头要祭天地，因为馒头有天和地的形状。还要在馒头的顶上点个红点或用大料瓣印个梅花，说是象征太阳及太阳放射的光芒；头一锅豆馅包要奉神灵。神灵是内在的、看不见的，甜甜的豆馅包在里面，是神的造化；头一帘饺子要供祖先。捏饺子就是捏元宝，用元宝供奉祖先，是后人没有忘记祖上的恩德。女人们每年都这样做，做好这些东西冻在外面。谁知，这年腊月二十八，女人们忙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馒头和豆包好好地放在那里，那满满一帘饺子却不知飞到哪里去了。这事儿

① 恶恶实实：恶狠狠。

② 树趟子：成行成排的树。

告诉了太太爷，太太爷没说什么，只扬脸一声长叹。

就在这天夜里，麦家又发生了件奇特的事，家里碾房的碾座突然倒塌了。太太爷的六儿子听到碾房里的风车子^①呼呼地空响，他觉得奇怪，就哆着胆子进了碾房。后半夜有月亮，借着月光，太太爷的六儿子见石碾盘底下站着一圈黄皮子^②，黄皮子一个咬着一个尾巴，前爪支撑着碾盘，碾子在碾盘上呼隆隆地转，风箱也空响。太太爷的六儿子是个二巴愣子^③，他一见这情景，先骂了一句，随后顺手抓起铁锹头，“咣当”一声朝碾盘上扔去。碾子和风车子顿时不再响了。太太爷的六儿子看吓跑了黄皮子，转身想回屋，可是，还没迈动步，只听那石碾子发出“扑通”一声响，碾架塌了，石碾子斜倒在地上。太太爷知道了，啪啪地抽了六儿子一顿嘴巴，回身跪在院子里，冲南天又是祈祷又是磕头。说也奇怪，过了年，嫁到于府的太太爷的亲妹妹回娘家来说，年前腊月二十八那天晚上，于府多出了一盖帘白饺子，一看就不是于府家包的。太太爷的亲妹妹说，倒是她额娘的手艺。太太爷又一声长叹，知道麦家的好运气被黄仙移向于家了。太太爷心里嘀咕，麦家连续发生的几件事，绝不是好兆头。果然，麦家自此开始，一步步走向衰落。先是太太爷的大儿子也是大掌柜的两口子学会了抽大烟，把自家私房钱抽光了，就抽麦族公盘里的钱。接着又得了场马瘟，一年内死去二十多匹大马，五六架马车卸了辕子。太太爷一看，天意要败麦家，就在自己六十六岁那年，吊死在碾房里。树倒猢狲散，其他几个儿子见掌柜的吃抽嫖赌不务正业，知道这家非败不可，哥儿几个一商量，呼号着闹分了家，各过各的去了。

每每讲到这儿的时候，老老先生麦化儒都要拍手打掌地发出感叹：“老麦家算完了，一代不如一代，瞅今几个，太平川又掺进了外姓人，连花舌头、常大绝户、小炉匠这样的人都到

① 风车子：风箱，用手摇动风扇，让风吹去米中的糠。

② 黄皮子：黄鼠狼。

③ 二巴愣子：冒失、粗鲁。